

花岡恨

中國奴工抗暴事件策動人耿諄的回憶

6月30日，中國奴工自殺式抗暴的「花岡事件」41周年祭。這個沉埋在歷史斷層中的殘烈史實，被有心的日本人和無心的中國人遙遙忘懷了。一直到今天，大多數人仍舊茫然不察：戰時日本侵華的血腥暴行中，還有這麼慘痛的一章。本文原名「40年前的回憶」，是花岡起義策劃人耿諄的親筆自述。撥開40年的塵沙迷霧，這位自地獄中受難而回的抗暴主角，以他浸濡血淚的筆墨，回溯了這一樁樁非人的災劫，一件件刻骨錐心的痛事……耿諄的回憶，不止是生者的控訴，也是死者的血祭；對於有心抹煞這段歷史的侵略者而言，更是一聲「還我歷史」的正義的怒吼！爲了存真起見，本文除大標題外，內文及文中的小標題全部保留了原貌。文末另有一段企願和平的感言，因篇幅關係略去，特此說明。

撰文■耿諄

木刻■新居廣治／瀧平二郎／牧大介



耿諄先生是文武雙全、教養良好的英雄人物。
他正在爲主辦花岡暴動40周年慰靈祭的日本大館市民題字相贈。

●戰場目睹

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侵略戰爭，在侵入中國山西省大同時，我第15軍奉命共赴大同抗戰，到懷仁縣與日軍接觸。敵人以侵略銳氣，使用強大空襲，對我平民區施行濫炸。人民死傷，房屋倒塌，牲畜死亡，不計其數。有些地區，被一掃土平。燃燒之烟火，數日尚不能熄。

1937年冬，我軍由懷任一帶向雁門關內撤退時，人民群眾扶老攜幼，跟隨祖國軍隊入關，途中軍民一起同行。敵機沿途俯衝襲擊，一瞬之間，屍橫道路，人馬堵塞。有坐地裂衣裹傷者，有血流浸浸扶肩強行者。有一婦女死在血泊之中，一會爬之嬰兒，趴在死者懷中吃奶，這一小生命，在人荒馬亂中，有誰來愛，不知尚能活在世間幾時？睹此情景，催人淚下。戰爭之慘，豈限於此，必有更慘者。

1944年春，我軍佈防洛陽。敵以強大陸空兵力攻陷洛陽外圍後，集中重火器，轟擊市中心；敵我血戰十餘天，進入巷戰。砲火之下，一座繁榮、文化名城，頓時變成廢墟。軍民死傷之多，無法估計。屍體塞滿街巷，不暇掩埋。人民生活用品，如，食鹽包、糧食包、布匹等物堆積街巷，作射擊掩體之用。素日斤寸必惜之物，今日則糟蹋如糞土。門窗摘去，作掩蔽部之用；屋牆挖孔，作射擊之用。種種破壞，不堪目睹，人民隻身逃避荒野，生命時有危險，死者暴屍街巷，生者惶惶以度日。悲哉！戰爭之為禍。

1985年11月11日，在河南開封市的開封賓館裡，原抗日游擊隊的劉智渠（左）和原國民黨軍上尉耿諄，睽違了39年之後，兩個花岡抗日暴動的歷史證人，做了歷史性的會面。

石飛仁（右）到河南省找到經過39個年頭才確認尚健在人間的耿諄（左一）和劉玉卿（左二），向他們收集花岡抗暴事件的真相。



●戰俘營中所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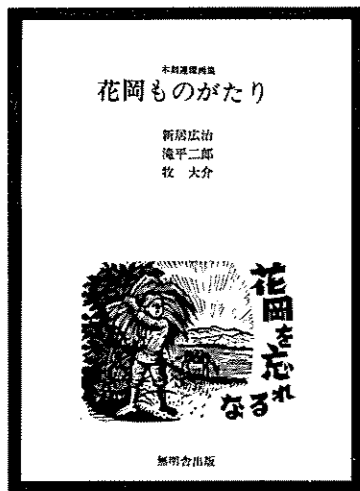
在洛陽抗日戰役中，我方陣地被摧毀，我身負重傷（腹部貫通），被敵軍俘虜，送入石家莊戰俘營。戰俘營周圍設有電網，四角設有高架哨兵碉樓；戰俘們大部份住的是蓆蓬，睡的時候，就地而臥，夜間寒氣襲來時，大家擠在一起，把鋪

的蓆子蓋在身上禦寒。吃的是高粱米，每頓僅能半飽。戰俘中每天都有死亡，掩埋時，僅用爛蓆片裹住屍體。儘管敵人監視森嚴，還是人人思逃。一天下午，我戰俘中一位上尉副營長楚子玉潛出逃跑，被敵哨兵發現。敵人開槍打傷拉回，即刻集合全體戰俘，把楚子玉拉出槍斃。同時又用一只狗擲向電網，狗

觸電網即死，使大家知道電的威力。敵軍官用戰刀指著電網說「你們能逃出嗎？只有死了、死了。」不久，一部份戰俘，又被送到北京清華園戰俘營。此處，除戰場被俘之軍人外，還有農民、商人、碼頭工人。這些人，都是日軍在大掃蕩中，加以通八路軍嫌疑的罪名，而被拉進來的。此戰俘營，周圍有矮牆，牆上架電網，監視之嚴，與石家莊相同。吃的食糧更少，人人每天都在飢餓之中，每天擡出的死亡者更多。一天下午，敵人把我戰俘集合到一個台子前，把一個被砍掉頭的逃跑者拉到那裏，讓大家看，並告訴大家說：「要跑就是這樣。」

試想，一個國家的人民，在自己的國土上安居樂業，過著一家團聚的生活，有何犯罪行為，竟被拉進毫無人身自由的地獄裏，人人有家不得歸，父母妻子離散。人道何在？天理何在？正義何在？

同年8月間，敵人把我300名戰俘，用槍兵押出清華園上火車，送到青島碼頭，坐在海岸邊。槍兵托槍窺視於前，如同對處決之囚。我戰俘，人人低著頭，落著淚，預料到更惡的命運，快要降臨。傍晚時，被驅上輪船。開船之後，眼前祖國的河山漸遠，不禁放聲大哭。何時能歸祖國，重返家園？渺茫難知。如今，生死相訣之時，不能與親人一語之接，心肝碎裂，痛不欲生。日人見此情景，把我們驅入船艙；甲板之上，不許站人。船上的生活更苦，渴極時，只得吞口水止渴；下雨時，脫衣溼潤，藉以解渴



「花岡的故事」木刻集扉頁。

。因柴溼難炊，一日之中，僅吃上一餐。人人因飢餓難忍，開飯之時擁擠亂搶，飯未到口，滿地飯屑，弱者不能沾唇。於是，敵以我為隊長，隨把 300 人，分為中隊、小隊、班，編隊之後，對同胞們之生活起居，略就秩序，人心已稍安定。航海 5 日夜中，因嘔吐不止，死去 3 人，敵令在死者屍體上縛一塊鐵，拋入海中。4 天 4 夜到達日本後，在下關登岸，上火車，兩人縛在一起，前後左右被押被送到秋田縣花岡町中山寮。

●花岡勞動中生活慘況

我們一共 297 人到花岡後，僅休息 3 天，即開始從事鹿島組礦山挖掘水道之工。每天押著我們上工

的日人，名曰：「輔導員」，實際上就是管理我們的「看守」。他們，都是從戰場回來的日本軍人，我們勞工，都得尊稱他們為「大人」。每天，天剛亮，就得吃完早飯上工。午飯送到工地吃。天黑透才收工歸舍。每天勞動時間，長達 12——16 小時之多。相繼又送到我中國同胞 700 人，前後共為 1000 人，我仍是大隊長。以下有中隊長、小隊長、班長等。我千名勞工中，

年紀最小者十四、五歲，最大者五、六十歲。每天的工作，大部份是在泥水之中勞動。每人發給蓑衣一件，天陰下雨，從不休息。吃的每頓飯，只能半飽，食糧以橡子麩為主食，有時還得吃蕪菜渣，乾蘿蔔英等。嚴冬到了寒風刺骨，我勞工身上穿的還是單衣，只得把水泥袋纏在身上禦寒。手足凍裂，行動困難；稍有意慢，即遭看守們的棒打腳踢，罵不絕口。有一夜，天降大

雪，天明積雪 2 尺多深。我勞工以為可以得到休息，誰知看守押著照常上工。到工地後，先給看守大人們清出一片地方，架起柴火，讓他們圍火取暖。而我勞工則在泥水中勞動，還不斷遭受他們的打罵。相形之下，所謂：亡國奴，不如喪家犬，蓋即指此。

我難胞，在深夜寒冷，難以入睡，只得數人擠成一團，參差倒臥，藉以休眠。而臥病者則更苦，呻吟

號寒之聲，不絕於耳。我只得令健壯者，架火取暖，圍臥在火傍。將騰出之毯子蓋在病者身上，暫解一時之苦。

該鹿島組的大人們，對勞工虐待之慘酷，人世罕見。因此，我勞工日有死亡。歷時不足半載，即死去 200 餘人。臥病者，尚數十人。將死者火化時，得集至 5、6 具屍體，始准堆集一處火化。彼等為了節約木材，而作此滅絕人性的集體焚

化，至今思之，尤覺寒心。我難胞，本因飢餓而病倒，敵人又規定「病人」只能吃日口量之一半。試問，病倒者，如何能得痊癒？只有死途。

我每到病室，爭握我手，一言未吐，聲淚齊下，嗚咽吞泣，以死相訣。我自咎身為隊長，拯救有責，親睹此景，心何能安，不啻以刀刺胸。此時不唯病者之慘況如此，而倖存者，已人人自危，朝不慮夕。



日本農民瞭望輸送中國奴工來到花岡的貨車。

被押送到日本花岡的中國人。



從中國押送中國奴工到日本的船上，日本軍隨意打殺中國人，丟進海裡。

1945年3月間，鹿島組特規定一名目曰：「突貫期間」。每日工量增大，看守們督工更嚴，時時加以打罵。我勞工，有被打死而復活者；有被用燒紅之鐵塊烙傷者；有飢餓難忍，偷食草根中毒者。我難胞，在此嚴重摧殘下，人人輕生，莫不以速死為快。因此，遂有劉智渠、李光榮、劉虞卿、宮耀光、賈毅民、趙書森、劉玉林、翟樹棠、李克金等，紛紛提出曰，「鹿島組的大人們」，如此兇惡殘暴，如此虐

待勞工，我們寧願斷頭流血，不能坐以待斃，決心殺敵暴動，不圖倖生。意懇言切，促我採納，我亦深贊此議，但一再盤旋於腦海，而躊躇難決。心想倘我同胞幸而歸國，各奔家園，尚能享一家團聚之樂。親人再無倚門遙望之痛。今如一舉暴動，不難即刻全部被殺，於心有所不忍，不敢草率。是以遲遲不能取決可否。但暴動一念，自此默注於心，不能去懷。

我全部勞工，因迫害所致，暴動思潮，與日俱增。相繼提暴動之議者，如：劉錫才、張金亭、張開化、褚石斌、張贊武、張照國、孫道敦、李秀深、劉當路、王占祥等，都意志堅決的說：我們的血不會白流。用鮮血才能洗掉我們心中的怨

恨，頭斷之後，促使敵人，對他處的勞工生活，或可有所改善，那麼我們的血，豈算白流。豪壯之言，可使懦夫有所立志。於是，暴動之議遂決。自此而後，日有秘密會議個別醞釀。進行密會中，幸我同胞團結堅固，衆心一致，和衷相濟，同仇敵愾，進行秘密會議，不下百次。歷時兩個月之久，均能保守秘密，無洩露之虞。尤能忍辱負重，不動聲色，直至暴動之夜，得以從容行事，中山寮全部敵人毫無查覺。

●促成暴動

有一天，我難胞中，一名「薛同道」者，潛出食居民家一碗剩飯。被看守們發現，即刻痛打一頓，拉回關起。晚飯後，集合全部勞工，



把薛同道拉出來。看守們各拿棍棒，對薛同道連打帶罵，薛同道已滿身傷痕，哀號不止。他們並不以此而足，一名「小畑」者咆哮而出，手執用牛陽物製成的皮鞭，對薛同道又一陣毒打。薛同道立時喪命。此時突然一陣冷靜。彼等散去時，「伊勢」尚說：「死了死了的好。」我全部難胞，目擊之下莫不以侮辱我中國人太甚，怒火燒胸，不能再忍，決心暴動，決心以鮮血洗刷敵人對中國人的侮辱。暴動決心，不容動搖，大家還要求宜速行動，不宜遲緩。暴動之舉，從此決斷，不再猶豫。遂進行暴動計劃的商定事宜。

中山寮的輔導員中，有一位最少年的，勞工皆呼為「小孩大人」。

此人格正直，心地善良。另外還有一位老者，對我勞工之苦況，常常表示同情。故對此兩人，不忍置之死地，意在暴動中，使其脫險。經查知彼等看守，每天有2人休班，歸家宿住。為此，暴動時間向後推遲，改定為6月30日。

暴動計劃 (1)佈好外圍，選定突擊人員，一舉把中山寮全部敵人消滅後，造飯飽餐，每人帶圓鋸一把，做戰鬥武器。帶足乾糧、草鞋。病人儘量隨隊逃走。

(2)分別派遣李光榮、劉錫才兩人，各率健壯者50人，分別突襲美軍戰俘營及花岡警察所，奪取槍枝。

(3)劉玉林、劉智渠帶上藥品，由

為了趕嚴苛的工作進度，中國奴工在勞動中不許喝水。禁不住乾渴，衝到河邊喝水的中國人，立刻遭到日本人毒打。

劉當路小隊，負責協助護理病人。

(4)整隊出發，向北海道方向邁進。途中各中隊長、小隊長維持本隊秩序，保持肅靜，不得脫節，不得掉隊。

(5)不得驚擾居民，不得私入民房，不准恐嚇老人和小孩。

(6)途中遇有堵截，且戰且走，不得停止前進。直奔北海道海邊後，集結我全部隊伍，與敵決一死戰，而後投海自殺。倘能奪得

奴隸們怒吼了。
在耿諤隊長領導下，
花岡的中國人
密謀抗日暴動。



1945年6月30日，
花岡的中國奴工
毅然蜂起。



暴動策謀過程中，
中國人不願殺害平
時較有人性的日本
監督。
《中國人因義殺人
是選擇對象的！》
日本人感佩地說。



暴動的主力隊伍，
起軍後向深山出發



船隻，飄流大海，任其所之。

(7)在消滅敵人時，把翻譯于傑臣救出，彼雖為敵作事，但尚知自己是中國人，對於難胞深表同情。曾自動同我兩次向「河野正敏」要求增加食糧，因此不忍加罪，救出之後，任其所去。

●失敗入獄

當進入敵之住室後，劉錫才，一棒把電話機從牆上打落。敵在熟睡中，驚吼而起，越窗逃跑，室內一陣亂打，僅擊斃敵人4名，其餘逃脫。瞬間警報之聲四起，情勢緊急

，不能按計劃行事，只得倉皇整隊出發，又不得不放棄直奔北海道的原定計劃，採取小路入山。入山之後，密林叢草，崎嶇難行。我同胞，拖著飢餓疲憊的身體，又經一夜之驚慌奔走，脫節掉隊，在所難免。次晨拂曉前，敵已滿山遍野層層包圍。當此之時，隊伍已難集結。我取刀自殺時，袋中之刀，不知何時墜落。急迫中即斥李克金解下綁腿帶，隨即投環自殺，昏厥中與李克金一同被捕。

被捕後，在花岡警察所，經憲兵「大佐」（司令）審訊。翻譯是「



暴動失敗。無數的中國人被抓到以後，受到日以繼夜的酷刑拷打。

王岡」中國人，家住東北，在日本留學。審訊中，問答如下：

問：你在中國是什麼階級？

答：上尉連長。

問：在什麼地方被俘？

答：在洛陽戰場。

問：怎麼被俘？

答：腹部受重傷。

問：為什麼要暴動？

答：受虐待，幾百人被餓死。

問：為什麼不要求增加食糧和改善生活？

答：我同翻譯于傑臣去要求過兩次。

問：生活改善沒有？糧食增加多少？

答：糧食一點也沒增加，生活毫無改善。

問：你向何人要求？

答：河野正敏。

問：我查明你是中國的將官階級？

答：我是尉官，被俘時尚佩有徽章。

問：中國政府授給你什麼任務？

答：我階級很低，是在戰場上受傷被俘，根本沒有接受政府任務。

問：是不是中國政府授給你顛覆日本的任務？

答：不是。我完全是為了拯救我勞工同胞的死亡和虐待。

問：你們出去後，往哪裏去？什麼地方接濟你們？

答：為了不能在中山寮等著餓死，出去尋生路，哪裏也沒有接濟。

問：你要暴動，計劃了多少年？

答：沒有計劃過，只是大家受不了慘酷虐待，一致願意暴動。

問：沒有計劃，怎麼會把人帶出去？

在共樂館前，瘦弱飢渴，飽受拷打的中國奴工相繼死亡，曝屍在六月的烈日下發臭。



答：把人餓死，又活活把人打死，又用牛陽物打人，侮辱我中國人太甚，我向大家下達命令，我又親身帶著他們逃出中山寮

問：打死日本人，你都指定誰？

答：我沒有指定人，命令是向大家下的。

問：你知道都是誰，下手打死日本人的？

答：不知道，那時很忙亂。

問：按法律，打死人是要抵命的。

答：中山寮，中國勞工死去幾百人，何人負責？

問：這與直接殺人不同，直接殺人得抵命。

答：我殺人，我抵命，我願自己剖腹。

大佐說，這得考慮，審訊到此結束。大佐起身去。王岡說：「隊長，他說你偉大！」

我在花岡警所，經憲兵審訊時，起初由憲兵中士、上士、下級官、連續審問，因無翻譯，彼等僅粗通中國話，對事件，不能透徹申述，此次經大佐審訊後，越二日即送入秋田監獄（入監者12人）。

入秋田縣監獄後，曾被提出審訊2次。審訊者，皆身著便服，在審訊中施以棒打腳踢，每次都使我氣

戰後，經過正義的日本人屢次揭發以後，花岡中國人的英魂靈骨終於被送返祖國的鄉關。

絕昏倒，彼等數人頗類暴徒，我的生命雖未喪於彼等之手，而大胸受損，時患劇痛，終生難癒。

而後經秋田縣法庭審判，開庭審判中，辯護人為我出庭辯護，審判結果，宣判我為殺人主謀者，判處死刑（9月11日行刑）。日本戰敗後，出獄歸國。

歷史斷層裡的 哭聲

我參加了「花岡事件」 報告劇的現場演出

漆黑的舞台上
一位曾經參加「三光作戰」(殺光、燒光、搶光)的舊日本兵
正一聲聲沉重地對觀眾敘述着
他在戰時屠戮中國百姓的酷虐經驗……
背後的銀幕，
同時打出一張張血淋淋地
日軍殘殺中國人的幻燈片……
他的聲音愈來愈顫抖，
終至哽咽起來，
每一個人都可以聽到他的泣聲……
在回東京的路上，我一直在想：
「花岡事件」不只被日本人忘記了，
為什麼身為中國人，我們竟也絲毫不知？

撰文■王墨林

照片提供■石飛 仁



石飛仁與新發現的花岡事件木刻本

(鈴木邦弘攝影)

沈沒在黯淡湖水中的 悲劇舞台

「從大館市公所往北行6里，橫過花岡車站的平交道，登上左邊花岡礦業所的產業山道，繼續走上20分鐘，就看到了一彎三面環山的湖泊，再走近一點，將可聞到一股強烈而又奇特的異味；等到閃著金屬粉質暗光的黑色廢水在眼前出現時，多少可以瞭解，這是一座礦山的湖泊了。就在這片黯淡的青色湖水的底下，沈沒著曾經是慘劇發生的歷史的舞台——中山寮。

昭和19年（1944年）8月8日，在『鹿島組』（現在改稱為『鹿島建設』）的花岡分社，送來了第一批297人的中國勞工，簡單地說，他們是有去無回了。他們腳在中山寮裡，不久就被鹿島組驅使出去，投入改建花岡川的工事之中。

工事一開始，就有愈來愈多的中國勞工在飢餓之中，在鹿島組管理員動輒毆打的暴行之下，紛紛死去。次年5月，又送來600人；6月，再有100人被『補給』了過來。直到6月底，7個中國勞工中就有一個人死去，死亡人數已高達140人。

遺忘在歷史背後的抗暴血淚

『與其這樣等死，不如幹了這些日本鬼逃走吧！』中國勞工啞啞著這樣的怒吼，準備掀起一場抗暴運動。6月30日晚上過了10點鐘，約800名中國勞工殺了4個管理員，以及一個與管理員裡通的中國勞工而大舉逃亡。但是，起義終於失敗了。從中山寮開始，一路上有300多花岡村的村民在守衛著；另外還有2萬多警察和警備團所組成的搜索隊在山上圍捕，中國勞工除了被殺的



之外，幾乎全部人員都被逮捕回籠。

管理員對他們嚴刑拷打逼供，7月有100人死亡，8月有49人，9月有68人，10月有51人，11月有9人陸續犧牲，一直到戰爭結束後，因為醫藥匱乏，每天都還看到有人亡故。總計從中國內地被強迫連行到花岡分社的986名中國勞工之中，有418人被折磨至死。彷彿，把這批中國勞工強迫連行到日本來的目的，就是爲了要殺死他們，而不是爲了要奴役他們。

戰後30年，時間慢慢疊起了一面牆壁，隔開了人們對『花岡事件』的記憶，因而這段歷史也漸漸消失了……。」

——清水弟「花岡事件記」
（1976、3、20出版）

旅行公演途中的石飛仁與劇團同仁。生於1942年的石飛仁，也屬於「不知道戰爭」的日本人。他認為，日本應該回歸到萬葉時代那豐富的人間性。

（鈴木邦弘攝影）

報告劇場觀眾席與
幻燈機。

（鈴木邦弘攝影）



人間(75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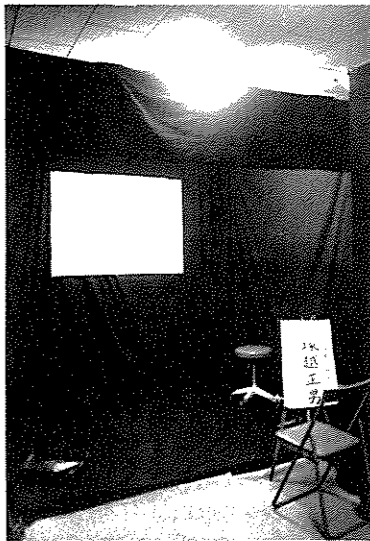
15年的研究與挖掘 ——石飛仁的控訴

當我第一次從「花岡事件記」這本書上，知道「花岡事件」的歷史時，我的反應已經不再像高中時代看「中國之怒吼」一樣了，好像連敵愾同仇的心緒也會隨著年紀增長而變得深沉起來。比較吸引我注意的，倒是爲什麼這段歷史不只被日本人忘記了，身爲中國人的我們，竟也絲毫不曾知悉？

從那時起，我常常到各大圖書館或書店去尋找有關「花岡事件」的資料，才慢慢發現，早有一位石飛仁先生，已經投下了15年的心力和時間，專志於此，以巨大的悲憫和沉痛，從事於相關的研究與挖掘，要還出歷史的原貌，給出人間的水平。

這位石飛仁先生，原來是從事於戲劇工作的。60年代，他曾參加由岡田英次（電影「廣島之戀」男主角）和木村功所領導的「青俳」劇團。當他在偶然的機會裏，得知了這件已被湮沒在歷史灰塵下的事件後，一心覺得有責任也有義務，要讓更多的日本人重新記起這段歷史，面對這個教訓。15年來，除了發表許多研討「中國人勞工強制連行」的論文外，在1984年，他又成立了一個劇團，以「報告劇」的形式把「花岡事件」重新搬演上舞台。

這個劇團因爲是臨時編組的，沒有辦法做固定的演出，每年只有一、兩次對外公演。去年3月間，我在東京的四谷首次看到他們的演出，帶給我相當的震撼與反省。除了內容本身的血淚交融外，它的形式也簡單有力，極富啓示。在表演的過程裏，他們儘可能的抽離了戲劇



一坪大小的舞台

性的元素，只用敘述性的台詞配合著打在銀幕上的幻燈片，深沉的營造出一個逼近真實的歷史空間。雖然所謂戲劇性的高潮因此而有所減弱，但相對的却帶來一份廣闊、堅定的理性思考的力量。

邀請我參加 「中國人殉難者慰靈祭」

此後，只要他們在東京附近演出，我一定抽空前去捧場；於是，就這樣認識了石飛仁先生。去年6月下旬，他邀我跟著劇團到秋田縣大館市參加「中國人殉難者慰靈祭」的特別演出。更使我心緒澎湃，情難自禁——大館市，正是40年前發生「花岡事件」的悲劇現場啊！

6月28日

早上十點鐘趕到「石飛仁事務所」，男女團員都已到齊了。石飛仁幫我一一介紹，他們也紛紛對她表示歡迎。這些團員來自社會各個階層，有的是小學老師，有的是大學生，有的還是公司行號的上班族；爲了這次遠赴大館市的演出，他們不但要向單位請假，還要自掏腰包支付個人的交通、食宿費用。他們的熱情使我感動，但他們依舊認爲

，到目前為止自己做的還不够，應該讓更多的日本人認識「花岡事件」的歷史。我記得「花岡事件記」作者說過：我們為「花岡事件」在歷史洪流中立起一面碑石，上面刻滿日本人在戰爭時犯下的罪行；我們不是為了要讓日本人每天難受一次，而是為了阻止日本人再犯同樣的錯誤。

一行18人分乘兩部小型旅行車出發。我搭的這一輛車子，有兩位「名人」，一位是攝影家福田文昭，他因為搶拍到田中角榮在法庭上被審判的照片，並公開發表在暢銷的「禮拜五」週刊上而喧騰一時，也使他掙得了一個「禮拜五」(Friday)的外號。另外一位是平岡正明，他是個思想卓越的雜文家，從爵士音樂到革命，從電影到反天皇制，都在他筆下縱橫酣暢。他首先以「菩薩」一詞來形容日本的青春偶像山口百惠，竟被日本娛樂界沿用至今；關於「花岡事件」，他也下過相當的功夫去研究，並曾出版了這方面的論集。他們兩人都是特別為參加這次實地演出而來的。

福田負責開車，早上十點半從東京出發，晚上十點半才到大館市，他卻絲毫沒有倦態；平岡則一路展開馬拉松式的笑話，真是文如其人。他曾在路上說：「大日本帝國皇軍為了東亞和平，殺了無數支那人，現在我們為了世界和平，還要繼續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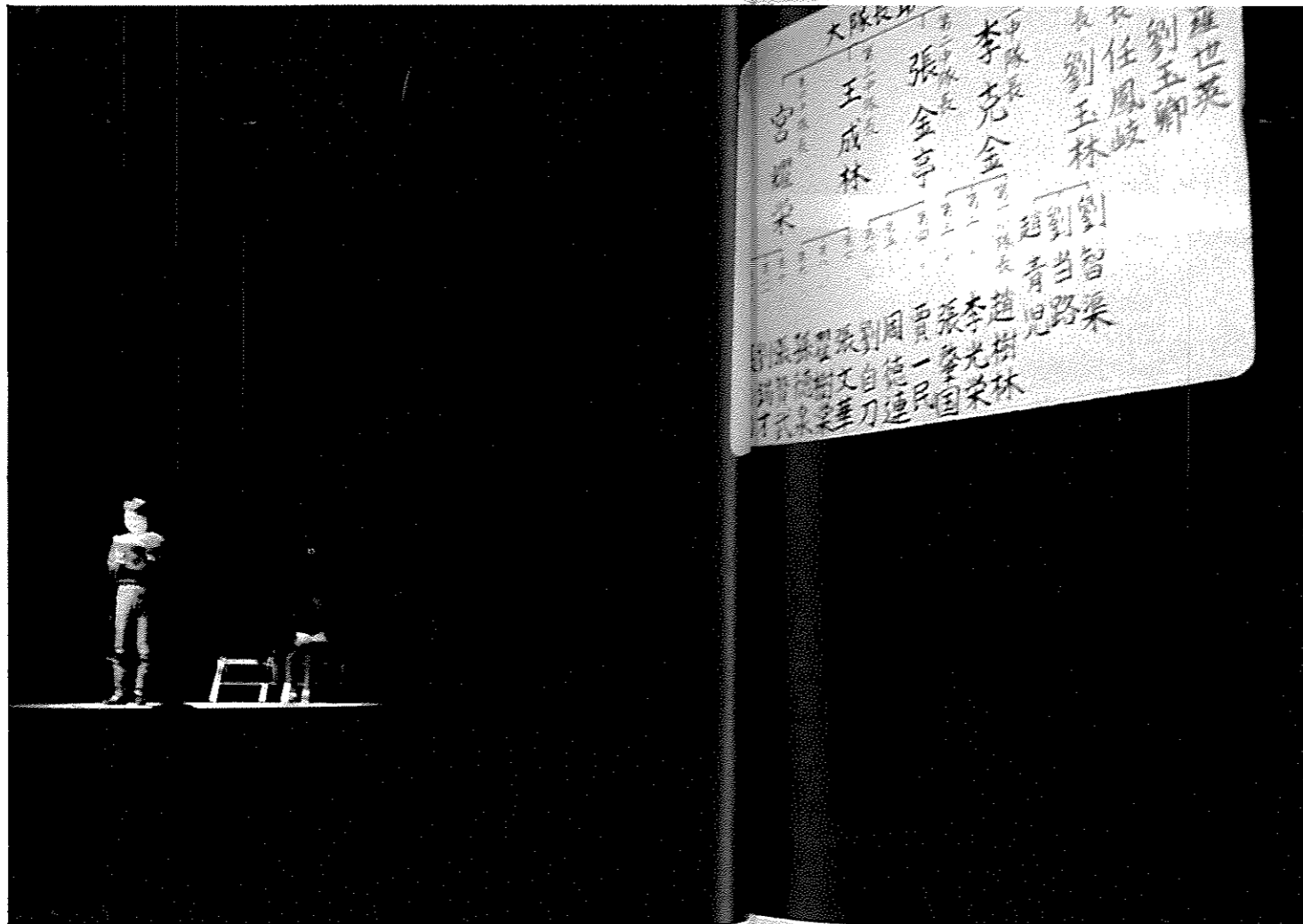
見到了兩位「花岡事件」的生還者

6月29日

吃早飯時，我突發奇想，要求導演石飛仁分配給我一個小角色。「



排練中的報告劇「強制押送中國人的紀錄」(鈴木邦弘攝影)



演出中的舞台。右上角幻燈表現花岡中國奴工隊的編制
(鈴木邦弘攝影)

報告劇」不需要背台詞，臨場照劇本朗誦即可，因而只在聲音方面求其動人，不必依賴所謂「身體語言」的動作表達劇力。這種形式的好處，豈不就在於每一個人都可以立即變成這齣戲的參與者嗎？石飛仁見我頗有躍躍一試的誠意，於是安排了一個只有兩句台詞的中國人角色給我。

上午，我興奮地與眾團員參加排練。

下午，大館市公所招待我們到花岡村憑弔遺跡。

在市公所前搭乘巴士的時候，我們見到了「花岡事件」還殘留在日本的當事人：劉智渠及李振平兩位先生。劉先生身體魁梧，李先生則較瘦弱，但兩人佈滿皺紋的臉上，都寫盡了他們歷經過的悲苦非人的歲月。

我們一行先到「供養塔」舉行祭拜，講是「供養塔」，其實只是把

死在這裡的418位中國勞工的遺骸合葬於一處，並豎立了一塊小小的石碑以資識別罷了。劉先生從市公所人員手中接過一束鮮花，置於碑前。正當四面八方的照相機熱烈地捕捉這個鏡頭的時候，突然，劉先生提高了聲調，用日語堅定的說道：「等等！立了這樣一個粗糙的墓碑，就要把418位被鹿島組虐待至死的中國人打發了嗎？不付一毛錢讓我們做了幾年的苦工，到現在還用這種卑劣的手段搪塞人們……真有誠意的話，可以不用搞什麼慰靈祭，至少也應該把這塊墓地好好整修一下吧！」

戰後已成為日本首屈一指的「鹿島建設」，並沒有派人來參加這次「供養塔」的祭拜。但在我身邊的日本人却替鹿島組分擔了這份愧疚，我看他們都低著頭，不知道說些什麼才好。

「那時我以為翻過山頭就可以看到大海……」

下山坡時，我趕到前面向走在一起的劉先生和李先生做了簡單的自我介紹，他們倒很驚訝，我遠從台灣來到此地參加「慰靈祭」。我想要請教的問題實在太多了，一時不知從何問起；心想還是從大家都能輕易接觸的話題開始吧！

「這次舊地重臨，感觸很深吧？」劉先生說：「現在走的這條山路，就是我們親手開闢出來的……」李先生也指著前面的山頭，說：「起義當晚，我就逃跑到那個山頭，後來被警備隊包圍，我只能拿石頭丟他們……」

「為什麼會跑上山去逃生呢？」
「那時我以為翻過山頭就可以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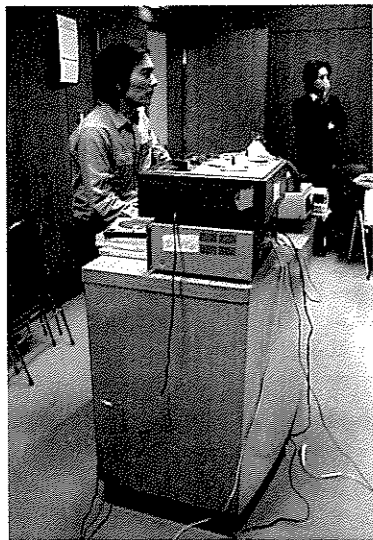
到大海，然後再找一隻船划回大陸……。」

在書裏曾不止一遍讀到過，中國勞工怎麼被鹿島組逼著做工，他們又怎麼拚死反抗起義的記載；然而，像現在這樣，當事人就在身邊，一聲聲提起這些瑣碎而沈重的往事時，他們帶給我的撞擊和傷痛，竟仍如此強烈！

後來，巴士車又載著我們到共樂館的遺跡憑吊。40年前的共樂館是花岡村的一所戲院，前面一大片廣場也是村中舉行大型活動的場地。當中國勞工被拘禁著飄洋過海，辛酸跋涉到花岡村來的時候，就聚集在廣場上面臨等待宰割的命運。

他們一排排的被綁在炙熱的廣場上

「花岡事件記」這樣寫道——
「在終點花岡車站下車後，一個一個綁著的中國勞工拖著疲憊的步子，走到共樂館的廣場。不管在大館或在花岡，他們都沒有吃上一粒



演出中操作幻燈機（鈴木邦弘攝影）

米或喝上一滴水，每一個人的身體都已瘦弱得只剩下皮包骨了；在他們灰撲撲的臉上，因為過度飢餓而凹陷下去的眼睛，却仍透露出警戒的眼色。

他們一排排的被綁在炙熱的廣場上，因為身體衰弱極了，沒有一個人是直立起來的，都相互靠在難友的肩膀上支撐著身子。

有不少村民圍在他們身邊，像看什麼從天降下的怪物一樣議論紛紛。一位中年婦人不經考慮的脫口而出：「瞧這付可憐像，大熱天的還光著腳丫子……」

正巧被維持秩序的警察聽到，立即走上前去，一把抓起那婦人，用力一巴掌打上去，一邊罵道：「你這個不忠於國家的混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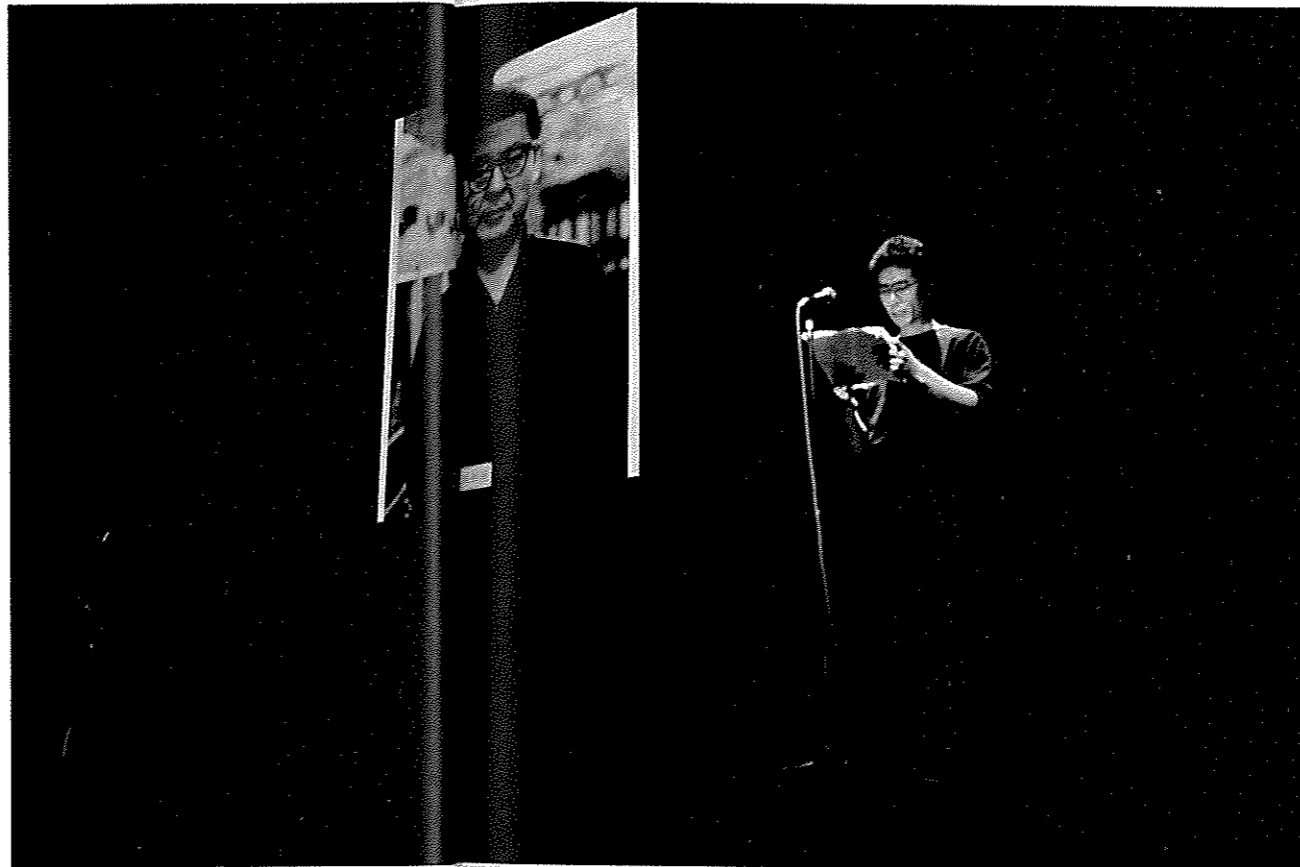
中年婦人被打倒在地，鼻血在流，但誰也不敢向前扶她一把。空氣中瀰漫著騰騰的殺氣，看熱鬧的人一個個離開了現場，而把身子躲起來偷窺的人卻愈來愈多……。」

鞭打、灌水、死亡的拷問

在中國勞工起義失敗後，他們被抓回來，也都是綁在這個地方接受拷問。「花岡事件記」如此的記載——

「起義後的第二天早上十點鐘左右，中國人一個個陸續被抓了回來，送到廣場。日本警察把這些人兩個兩個的，雙手在背後綁在一起，然後從卡車上一腳踹下來。有人就用槍托毆打他們，一個個都血流全身。四周除了烏壓壓的圍觀人群，就是帶著武士刀的警察、憲兵或軍士在監視他們……。」

「戲院裡，拷問的刑具並排著，先用皮鞭抽打一頓，然後綁在長板凳上，把水灌進嘴巴和鼻子裡面，直到奄奄一息為止；然後再豎立起



演出中的舞台。
幻燈上是劉智渠。
演員讀著劉智渠的
證言。
（鈴木邦弘攝影）



演出中的舞台。
劉智渠和李振平
以歷史證人坐在舞台
（鈴木邦弘攝影）

長板凳，把灌進去的水嘔吐出來，等到稍稍恢復一點力氣以後，再重覆一次。有的這樣被整了四、五次之後，若是仍不招供，就吊在半空中，用棍棒拚命毆打……。」

「陸續被抓回的中國人，坐在用小石子舖起來的廣場上，一個個等待著被抓進戲院裏面接受拷問。他們長時間在炙熱的陽光下坐著，身子不准移動一下。若是身體漸漸麻痺而倒下去的話，監視的警察立即走上來，不停地用棍棒毆打。」

一日、二日、三日，這些人就這樣被綁著坐在廣場上，沒有一滴水，也沒有一粒米，他們不只飢餓，還像火在心口燃燒一樣乾涸，還沒有等到拷問就已散失力氣的大有人在。直到第三天晚上，下了一場小雨，每個人都用口去接雨水，才免於一死；第四天中午，熬過來的人終於分到半碗的麵疙瘩……。」

地獄裡被折磨的鬼魂

現在，我們已經看不到共樂館的這些建築物了。原地只豎立著一塊紀念碑，上面刻著共樂館不痛不癢的歷史。後來，我們終於來到中山寮的遺跡附近，市公所人員指著面前的一片湖水，告訴我們：「中山寮已被淹沒在這個湖底了！」中山寮是當時中國勞工的「宿舍」，李先生曾回憶說：「中山寮實在不是人住的地方！我們剛住進這裡，已經是8月中了。因為在山裡，白天熱，晚上冷，每個人只有一床被子，其他什麼都沒有，只好一半用來鋪，一半用來蓋。還得拿自己的手臂當枕頭。白天做工累得要死，晚上又凍得睡不好。」

劉先生也說：「中山寮根本沒有洗澡的地方，身體就成了藏污納垢之處，又因為沒有刮鬍刀、剪刀這

類東西，鬍子、頭髮也只好任它叢生；一件衣服穿到底，已變得破爛不堪了……。我們的樣子就像在地獄裡被折磨的鬼魂一樣。」

中山寮怎麼會被淹沒起來的呢？問起來，大家都不知道，難道這個謎也隨著中山寮永遠沈沒在湖底了

嗎？我想起曾在廣島看見一座被原子彈炸得光禿禿的所謂「原爆紀念建築物」，日本人說，他們保存這座光禿禿的建築物是提醒世世代代：記住原子爆炸的恐怖。被害的歷史如果不能忘記，加害於人的歷史又何嘗能輕易忘記呢？我一點也不

能理解：為什麼「花岡事件」不只被日本人忘記，身為中國人的我們竟也絲毫不知？

慚愧的泣聲—— 一位參加「三光作戰」的 日本老兵



6月30日

早上10點在大館市民體育館舉行「中國人殉難者慰靈祭」。「鹿島建設」到現在為止，仍不見有一位代表來到現場，看來他們是有意把「花岡事件」的歷史徹底否定了。劉先生與李先生在來大館市之前，

已先在東京召開了一個記者招待會，他們發表了公開的談話——

「我們現在並不懷著那時被傷害的心情，但我們要求鹿島建設應該支付工資的意願卻一直沒有改變。然而鹿島建設直到現在，依舊不曾表示出應有的誠意，對我們來說，

戰爭尚未結束！」

從40年來第一次舉行的「慰靈祭」，到未來取得「鹿島建設」的全面賠償，想必還有一大段遙遠的路吧。

下午，「報告劇」正式上演。這次演出增加一場特別的證言場面，石飛仁請來一位曾經在中國參加「三光作戰」的舊日本兵塚越正男先生。

他站在舞台上，一聲聲沈重地對觀眾敘述著他在中國屠殺中國人的作戰經驗……背後的銀幕，同時打出一張張日軍血淋淋地屠殺中國人的幻燈片。他能够在廣大的日本人及中國人面前，坦誠地訴說他的罪惡，這份勇氣不由得令人佩服。在敘述的過程中，他的聲音愈來愈顫抖，終於哽咽起來，每一個人都可以聽到他的泣聲。……當他回到後台，我一直在旁邊安慰他。唉！這些到底是誰造的孽呢？

演出結束以後，石飛仁也在舞台上傾談40年後這齣戲在大館市演出的意義。他強忍著奪眶而出的淚水，停頓約1分鐘，然後繼續說，中國勞工被日本人虐待的情景，時時在他腦海裡浮現；只有為這些還留在世上的生存者討回公道，才能稍稍彌補一點做為日本人的罪惡感吧。

為什麼？

7月1日

在回東京的路上，大家都疲倦得蒙頭大睡；還是福田義務駕駛。我卻毫無睡意，我仍然一直在想：「花岡事件」這段歷史，不只被日本人忘記了，為什麼身為中國人，我們竟也絲毫不知？

「花岡暴動」40周年（1985）在大館市舉行慰靈祭，倖存的中國人奴工隊中過去的伙伴來獻花。

《鹿島建設那麼大的土木工程公司，為著被他們奴役而死的中國人，却只會豎起這小小的石碑！》劉智渠忿怒地說。
（鈴木邦弘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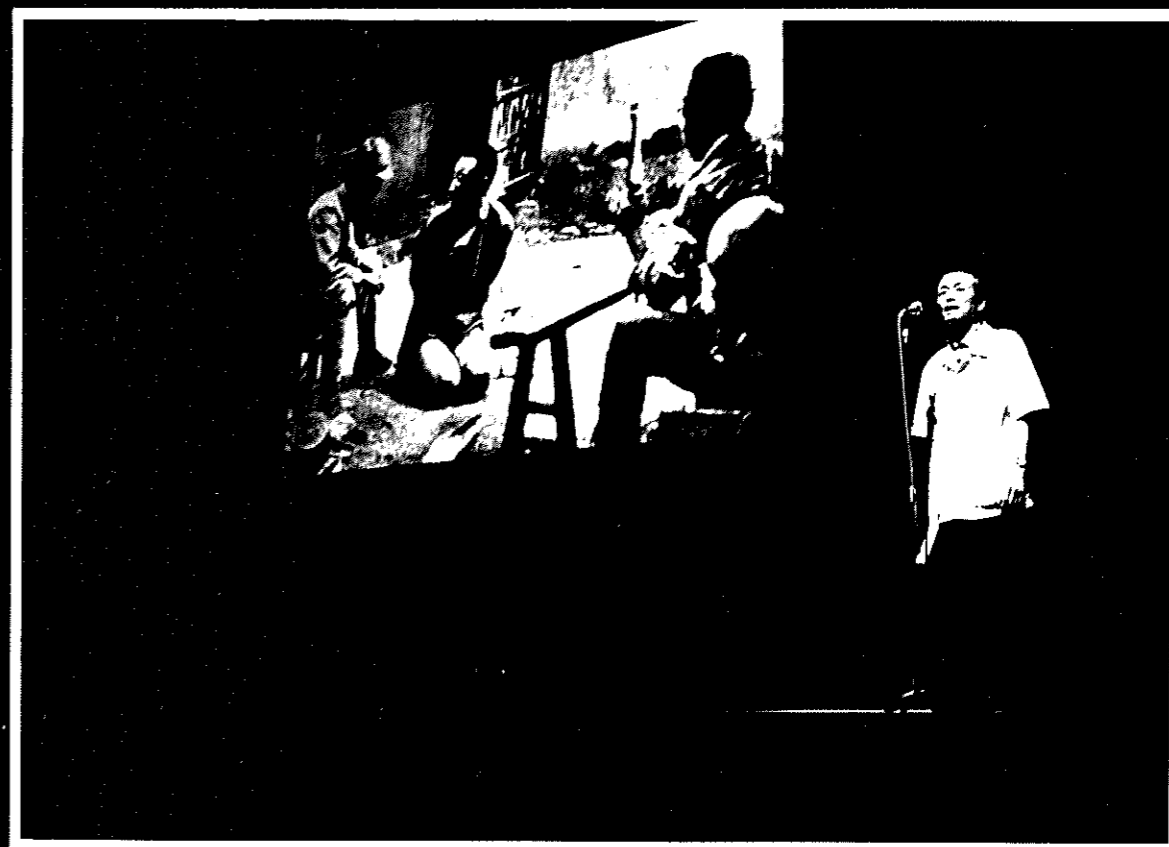
人性大寒下的 虐殺史

日本「奴工狩獵」的台前與幕後

早在日俄戰爭期間，
日本已展開了「奴工狩獵」的黑暗原型
1931年，日本炮製偽「滿洲國」，
這一強制酷役的罪惡政策，更臻圓熟。
這期間，一百多萬中國、朝鮮的奴工，被虐殺而死。
1934年10月，日本內閣議定
「有關朝鮮人移住對策案」，
更積極的開發了血腥的奴工勞動；
1937年，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的戰爭……
在強制押送的非人國策下，
日本公然在中國鄉間，
在朝鮮農村，進行捕捉人仗的奴工狩獵；
從1939年到1945年之間，
兩百萬以上的朝鮮奴工被強押到日本；
中國奴工也有一百萬以上被殺害……

攝影■鈴木邦弘

撰文■石飛 仁 譯寫■趙人傑



石飛 仁劇團的演出舞台。原日本兵塚越正男 為日本在華北的「三光作戰」罪行見證時，幻燈打出日軍在華北的的暴行



日本憲兵拷問中國農民。

● 日本強制押送 殖民地奴工的系譜

十五、六世紀，西歐白人在廣大的非洲大量、長期「狩獵」非洲黑種人民，販賣到北美、歐洲各地當做奴工的所謂「奴隸貿易」，賺得龐大的利潤，並且成為西歐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重要的原始資本積累。這個事實，在西歐經濟史和資本主義發展史上，已是人盡皆知的事實了。

但是，在日本經濟發展史中，也有充滿了「血腥的原始資本積累」的一章，却罕為人知。早在日本經營殖民地朝鮮的時代，強制押送殖民地奴工，加以殘酷役使和剝削，幾乎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壟斷資本與生俱來的個性。日本對殖民地的剝削奴工政策，其實是近代日本壟斷資本的積累和擴張的一個主要因素。

日本對殖民地異民族強制勞動的原型，最早於強制徵用朝鮮人，在

日俄戰爭的過程中役用朝鮮奴工開始。在日俄戰爭中，日軍入侵西伯利亞時，更擴大了強制徵用朝鮮工人的規模。到了建設偽「滿洲國」時，日本帝國主義強制役使殖民地奴工的政策，已臻完成和成熟的階段。1934年10月30日，日本岡田啓介政權，經內閣議定了一項「有關朝鮮人移住對策案」，開始強制徵押朝鮮人到中國東北部去從事奴工性的開發勞動。為了實施這個政策，日本在1936年創設了「鮮滿拓殖會社」於漢城。同年，實際支配「滿洲」的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制訂了「在滿鮮人指導綱要」，確立了把朝鮮奴工徵入「滿洲」加以酷使的政策。

在「滿洲國」內，日本當局早就役使強行押送的朝鮮和中國奴工，從事構築關東軍對蘇聯軍事要塞、開礦、築壩等工作，並有百數十萬人被虐殺而死。日本當局此一奴工政策，正是在戰後日本政治中名高



一時的岸信介、椎名悅三郎等當時由商工省轉勤於滿洲的「革新官僚」們，所擬定的「產業開發五年計劃」的產物。岸信介和椎名悅三郎回到日本後，更以「滿洲經驗」，進一步制定了「國家總動員法」，終於確立了從朝鮮和中國大陸強制押送奴工移入日本境內的國家政策。

● 國策性的強制押送 奴工政策

1937年，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並在日本全國推行軍需工業總動員。隨著戰事的發展，日本各工業企業面臨了日本勞動力深刻不足的難題。於是從煤礦業開始，日本的土木、軍需工業、基幹工業等紛紛要求強制押運殖民地奴工，以補勞動力不足，日本開始有系統地從朝鮮押送奴工來日。1939年，日本各業主代理人到朝鮮，在日本警察機關和傀儡行政單位的協助下，在韓國農村公然進行人夫的強制押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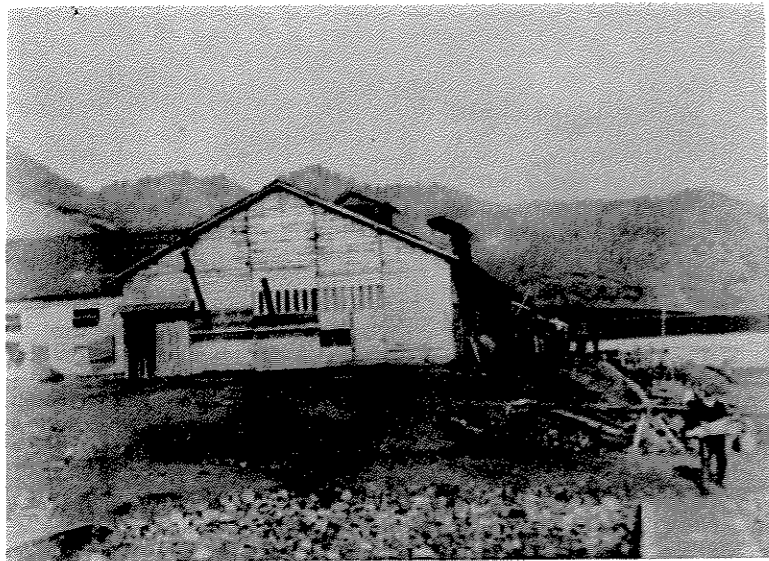
當年被押送來日的朝鮮人金達善做了以下的證言：

「那是1939年8月15日，我畢生難忘的一天。當時我才17歲。聽說村子里有從日本來的人正在徵集人夫。那天，我要到5公里外一個親戚家玩。走了3公里多，因為後頭有卡車駛來，我就在路邊站住。卡車上跳下幾個日本人和朝鮮人通譯，不分青紅皂白，就把我強制拉上卡車。」

「車上已有十八、九個男子了。可是誰都不曉得會被押送到什麼地方去。我們就這樣被送到縣城，衣服被換為一色的卡其布服。次日，我們被押送到元山，在旅社過了一夜，被押送來的人愈來愈多。我們每個人都被嚴密監視著。最後，我和其他計約300個朝鮮人被送進一艘貨輪，運到日本北海道的靜狩金山。每個人都無法和家屬取得連絡……」

從1939年到日本戰敗的1945年，

悠閑地觀看屠殺中國人民的
日本高級軍官



中山寮。是當年鹿島組在日本秋田縣花岡的建築物，是今日鹿島建設公司血腥的、戰爭犯罪的公司成長史中一張重要的歷史證據照片。(攝於1945年)

日本帝國主義從朝鮮強押到日本的朝鮮奴工，高達兩百多萬人之衆。

以強徵殖民地奴工為基幹的當年日本「國家總動員」體制，是日本壟斷資本、擴張主義企業豐裕超額利潤的泉源。在日本軍事擴張政策下，日本礦業、軍事工程、土木建設工程資本如鹿島組、飛島組，大肆酷使奴工工寮中幾乎無需給付工資的朝鮮奴工，從而不斷地在日本拓殖銀行存入龐大的利潤。這些利潤經日本拓殖銀行等金融資本而集中，最後不斷地肥大了日本天皇家族。

● 侵華戰爭和強徵中國奴工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以南滿鐵路柳條溝爆破事件為藉口，展開日本對中國東北全面的侵略行動，並在次年又迫不及待地炮製了一個偽「滿洲國」。日本當局，在滿洲國東北及東部朝鮮人口密集的地帶，展開「三光作戰」（殺光、燒光、搶光），虐殺了大量的朝鮮人，並強行押徵數百萬的中國人當奴工，從事對蘇作戰軍事工程的勞動，最後更以保守軍事機密為由，殺害了100萬中國奴工，並且大肆在其他礦

坑、礦山、土木工事現場酷役並虐殺這些中國工人。

1937年，日本發動蘆溝橋事變。隨著侵略戰爭的擴大，造成日本國內勞動力嚴重缺乏。日本當局在強行押徵朝鮮奴工之後，開始策劃強行押送中國奴工的陰謀。先此，日本已在殖民地「滿洲」和樺太等地大量強徵為數龐大的中國奴工，在各廠礦、鐵路從事奴役勞動。正在此時，日本財界便向日本當局提出強制押徵中國工人到日本的建議案。

於是，東條英機政權在1942年11月27日，經閣議決定了「華人勞務者移入內地案」，確立了強徵華人奴工40000人的計劃。今日自民黨政要岸信介、賀屋興宣等，全是當年決定這個罪惡政策的內閣官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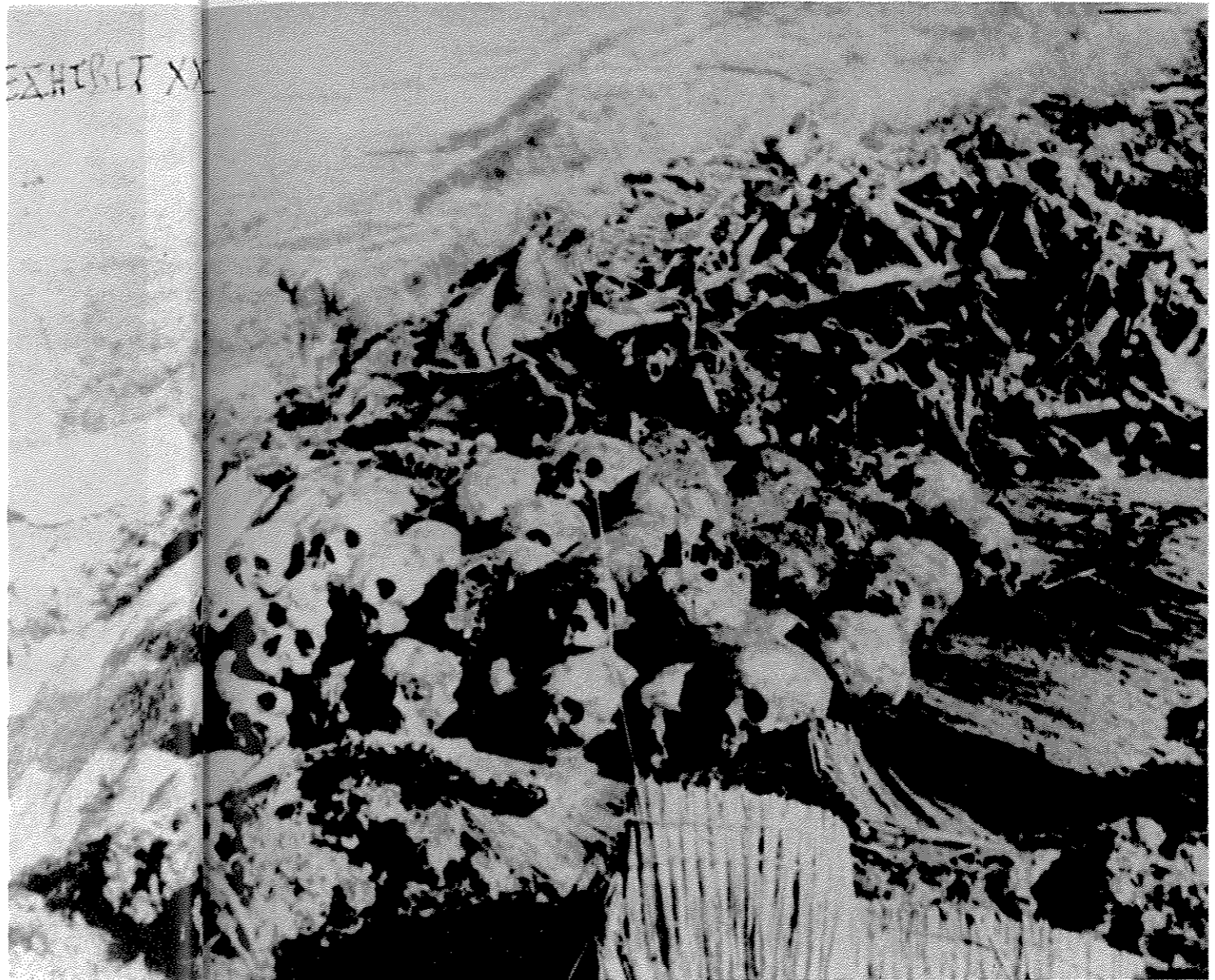
● 「花岡事件」和戰後史的問題

從1943年4月到11月，日本帝國主義當局決定先分成8個集團，強徵1420名中國華北工人到日本。1944年，強徵強押的行動正式展開，迄日本戰敗的1945年，被強押到日本的華工高達5萬人，其中有7000人被虐待、殺害致死。

在中山寮中死亡的中國奴工遺骨。這是美軍戰犯調查小組命令挖出來的屍骨，地點在中山寮的山背。時間：1945年10月6日。

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敗象已經日益明顯。6月30日，從中國大陸俘虜而來，押送日本秋田縣花岡被「鹿島組出張所」酷使的中國奴工800名，在不堪日人殘酷奴役，日本戰敗在望之際，由耿諄大隊長領導，斷然崛起，進行自殺性的抗議暴動。不幸事敗，在戰鬥中有50名華工被殺，其餘全部被捕。在共樂館前的炎日下，遭受3日3夜的嚴刑拷問，113名中國人死在拷問中。

戰爭結束之後，「鹿島組殘殺中國工人」案件被盟軍總部起訴。但



受到懲處的，只不過是鹿島組下層的「花岡出張所」現地警備員和地方警察。對戰時強制押徵中國奴工加以酷役和虐殺應該負起最高責任的岸信介和鹿島守之助，卻絲毫不加追究。而且在戰後，岸信介等戰爭犯罪官僚，一仍留在日本政府之中擔任最重要的政治責任，繼續對戰後東亞各國的政治、經濟呼風喚雨。而滿手血污的鹿島守之助，也搖身一變，使鹿島組蛻變成戰後日本跨國性土木建設工程企業，大肆在東亞各國「進出」雄飛。在日本

軍國主義戰爭中顛倒的歷史，竟而能够在戰後逃避歷史的批判，這樣一種的戰後史本身，隱藏著多少值得中國人民和東亞人民警惕的因子啊！而近數年來在台灣颯起來的，對於日本商法、「日本式管理」和日本青少年次「文化」的崇拜之風，恐怕也是戰後40年間，台灣在思想、和歷史教育中息忽了對日批判的一個總的結果吧。 ♀

血腥的建設

附生於日本擴張主義 而肥大的鹿島建設公司

1894年創社以來，「鹿島建設公司」
就和日本帝國主義的擴張政策，密切結合、迅速成長——
在我國東北、在台灣、在朝鮮……
在整個東亞的大陸上，
都留下了它血腥掠奪的烙印和鋼鐵刺透的傷痕；
無數的中國人、朝鮮人、
被驅迫到它那龐大嗜血的工事中，
成為血肉的器械，消耗至死……
未死的，更以保護工程機密為由，大量屠殺；
此後，這個戰爭販子兼幫凶的日本公司
又狡猾地脫逃了它那罄竹難書的罪惡
大模大樣地
繼續飽食着東亞人民的骨血，
興旺、發展、壯碩……

攝影■鈴木邦弘

撰文■石飛 仁 譯寫■陳映真



中國人就是這樣被押送到日本當奴工，幾百人病死異國



在《獵兔作戰》中，日軍去華北
大量「獵取」中國人強制押送到日本。

1840

年，日人鹿島岩吉首創了「鹿島組」這個土木工程公司。原初，它只在日本本土內從事鐵路建設工程，以「鐵路的鹿島」而聞名於日本。



日本軍隊在中國拉走人俘，搶光財貨
給中國人民造成極為巨大的傷害……

這個工程公司，不久就和日本帝國主義擴張政策密切結合而迅速成長。戰後，它巧妙地逃避了戰爭犯罪的追究與審判，又配合戰後日本資本主義的新殖民政策，以更為巨大的資本，活躍於東亞各國，成為日本最大的國際性建設公司。以下，是鹿島工程公司最概括的發展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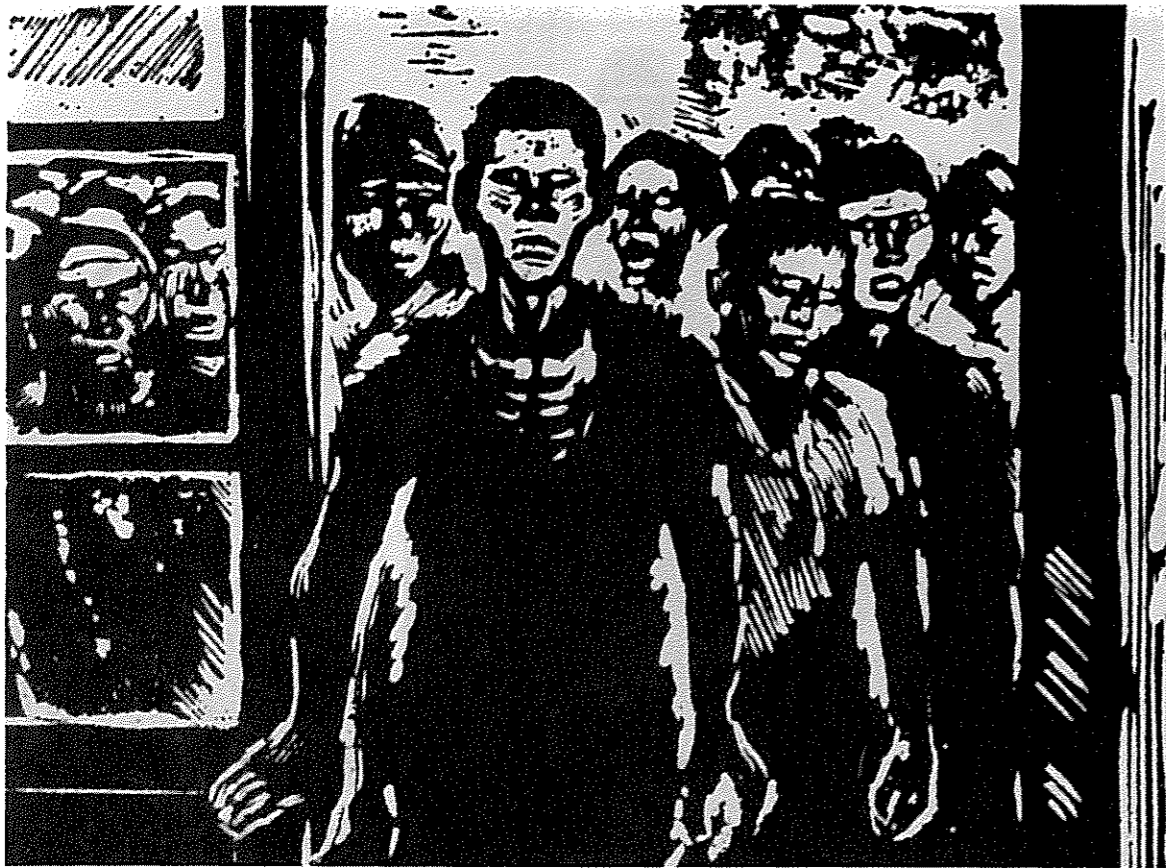
●一頁又一頁罪惡的歷史

1894

配合當時日本對清朝中國展開侵略、掠奪朝鮮和台灣的歷史，鹿島組在我國東北、台灣和朝鮮從事日本帝國主義鐵道建設。

1900

7月，在日本殖民地朝鮮完成朝鮮半島上第一條鐵路——京仁鐵路的建設，是日本鐵路工程向海外擴張的開始。



頭一批中國奴工被送到日本，向鹿島組花岡事務所報到。

1903

配合日俄帝國主義戰爭的迫切需要，與其他八家日本土木工程公司在殖民地朝鮮快速完成193公里的鐵路工程，使京釜線得以在1905年元旦通車。

1904

4月，日俄戰爭爆發，鹿島組受日本軍方委託，快速完成漢城——義州線鐵路，全長499公里。至此，鹿島組具體參與日本帝國主義擴張政策而完成其初期的資本積蓄。

秋，為配合日軍支配台灣，鹿島組與大倉組、久米組入台。鹿島組負責台灣縱貫鐵路南部工程，架設曾文溪橋、二層行溪橋，使全線竣

工。此外，鹿島組負責阿里山鐵路60%的工程。對日本在台灣的殖民地支配，做出重要貢獻。

1905

日本佔領我國東北旅順港，日本當局特命鹿島組負責我國東北鐵路的修復及新設，承攬了滿鐵、安奉線鐵路工程。在日本對我國東北地方的經略中，鹿島組負起積極的任務，並以酷役和虐殺中國苦力勞工而增加其資本積累。

1912~1938

鹿島組完成日本殖民地台灣淡水溪橋樑工程、台東工程、日月潭水利工程，並接受日本殖民主義「東洋拓殖會社」之聘，在朝鮮承攬多項殖民地建設工程。

1930

日本完全支配了我國東北，建立偽滿洲國。鹿島組在我國東北地方的鐵路工程（拉賓線、林住線、興寧線等），對日本掠奪中國資源運回日本，有重大貢獻。

1937

以蘆溝橋事變為突破口，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心臟地帶擴張的過程中，鹿島組在東北、台灣和朝鮮從事活潑的擴張工程。這些工程包括鐵路、水力發電、開礦等，為日本侵略加強戰力、兵員輸送、物資掠奪服務。

1940~1941

完成台灣電力公司、大甲溪開發工程。1940年在東北設「滿洲國法人株式會社滿洲鹿島組」，承攬日本軍部、偽滿等發包工程，截至1945年日本敗戰，完成1000公里的鐵路工程，誇稱其滿洲進出，並非為了營利目的，而是「配合日滿經濟陣營的國策」（「鹿島建設百三十年史」）。此外，鹿島組並協力建設機場、倉庫、兵工廠等軍需工程。

1941~1945

鹿島組積極加入日本戰爭工程體制「軍建協力會」及「海軍施設協力會」。負責人鹿島精一出任協贊



日本侵略戰爭的「日本土木工程統制組合」第一任理事長；社長鹿島守之助出任支持軍方政策的「大政翼贊會」的調查局長，積極參與日本侵略總動員體制。

在這段時期中，鹿島組極為積極地從事侵略軍事所必需的各種工程：鐵路建設、機場、軍營、倉庫、開礦、兵工生產。在進行這些工程當中，大量役使中國人和朝鮮人奴工，並在工程完成後，以保護工程機密的理由，大量屠殺這些中國和朝鮮工人以滅口。

日本對英美宣戰後，鹿島組配合日本向太平洋「南進」政策，大舉登陸新加坡、馬來半島、蘇門答臘，從事機場、開礦、鐵道業工程，具體地為日本向東亞的擴張主義服務。

自進入中國大陸迄日本戰敗，鹿島組從中國強制押送了2000多名中國俘虜，並虐殺了其中的500名以上的性命。1945年6月30日，在「

花岡事件」中，鹿島組殺害了至少200名被強制押送到日本從事奴工的中國工人。

●逃脫了戰犯審判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在戰時役用強行押送到日本的中國奴工之日本軍需土木工程業的連合體「日本建設工業會」，立刻著手規避戰時戰爭犯罪責任和戰後再起的周密計劃。這個計劃分成這三個部份：

一、迅速銷毀強制押送中國及朝鮮奴工至日本酷役的一切犯罪資料，湮滅犯罪證據，企圖隱瞞其犯罪真相。

日本建設工業會在戰後緊急成立了一個「華、鮮勞務對策委員會」，在日本帝國主義敗北的翌日，即8月16日，連續3天，燒燬一切有關強押及役使中國、朝鮮奴工的文書與文件，並且在各企業中，迅速進行人證的湮滅，把

日本軍在罪惡的「三光作戰」下，挨家挨戶，強拉中國人伙到日本當奴工。

曾在奴工現場直接從事役使的「輔導員」、「監督」及其他負責人加以調職、遣散或責其潛逃。二、以「華人勞務者就勞」為藉口，進一步詭詐大量的國家賠償。這些協助過日本軍事擴張主義，間接加害無數中國和亞洲人民、直接役虐和殺害中國和韓國奴工的工程公司，還進一步以「因為使用了華工而受害」，把自己打扮成戰爭的受害者，向戰後日本詐取了高額的「賠償」。1945年12月30日，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了「對戰後損害之賠償」案，使日本工業建設會獲得3200萬日幣。食髓知味之餘，該會又向日政府提出「戰時中之補償給予」，又獲得545萬日幣，再以戰後



日軍把中國人頭砍下的片刻。

緊急融資的名義取得6206萬日幣。於是，這些戰時為日本帝國主義幫兇的土木建築業，在戰時吸取中國、朝鮮奴工及戰爭國庫而壯大的人們，戰後非但逃過法律的制裁，甚且利用戰後的混亂狀態，竊取日本政府從殖民地掠奪而來的國庫公款，成為它們在戰後再發展的資本。

三、狡猾地逃脫戰時奴役、虐殺中國人和朝鮮人奴工的戰爭犯罪罪行，避過了國際性的戰犯裁判。鹿島組因為在花岡事件屠殺了被強押至日本從事奴工勞動的中國工人，使鹿島組現場負責人遭到戰犯審判的檢舉。但是，追究戰犯的正義之手，却没有上溯至最高負責人鹿島守之助本人。為了避免擴大戰爭罪行的追究，其他在戰時協助日本帝國主義的土木工程企業，也傾其全力支持鹿島

組、為鹿島組開脫，把一切罪責全部歸罪於各勞役現場的末端負責人，從而阻止波及各土木企業的上層。他們巧妙地配合駐日盟軍總部戰後建設的需要，為盟軍總部提供各種服務，把戰時各土木企業的上層與盟總工程人員的溫存結構建立起來，躲却了戰犯罪責，並隨韓戰、越戰而迅速地在戰後興旺起來。

●顛倒·荒謬的世界

1947年，戰後的第二年，「鹿島組株式會社」改名為「鹿島建設株式會社」，很快地在美國培植戰後日本資本主義再興的全球性戰略下，成為日本新殖民主義的先驅。

戰敗的日本，對亞洲付出了龐大的賠償。但這賠償的一部份，是以代替受賠償國從事公共建設的形式去履行的。易言之，賠償出去的錢

，巧妙地以化為建設的手段賺回來。戰後的鹿島建設積極地參與日本政府的賠償建設計劃，熱烈地從事海外工程的承包。

從1954年底至1960年春，鹿島建設承包日本對緬甸賠償工程，建立一個水力發電廠。1959至1961年，承包印尼一個巨大的排水隧道工程。1960到1962年在新加坡蓋了製油廠，在越南建好一座水壩。

此外，從1961至1963年，完成南韓三陟火力發電廠；1964至1965年間，完成新加坡一個修船船塢；1966至1969年，在馬來西亞承攬水壩工程；1967至1970年，在台灣完成基隆造船船塢。文革以後，在鄧小平體制對外開放政策中，這戰犯的國際性土木資本，承攬了不少大陸的重大工程，據說目前正承建「毛澤東紀念飯店」！

早在1894年創設以來，鹿島建設是隨著日本帝國主義戰爭擴張政策，以及戰後對東亞新殖民主義的成長過程而不斷肥大的工程企業體。它直接、間接地殘害了無數的東亞人民，更殘酷地以中國和韓國奴工的勞動和生命，完成它血腥的資本積累。戰後，它又巧妙地利用美國的全球戰略，堂堂進出於它過去所加害的遼闊的東亞。它在戰時罄竹難書的戰爭犯罪，非但不曾受到應有的追訴和懲罰，反而以東亞人民的骨血，不斷興旺和發展。甚至中共也對它的戰犯歷史視若無睹，阻止日本和中國人民對鹿島建設戰爭犯罪的揭發和糾彈，進一步讓這樣一個戰犯建設公司在大陸大模大樣地承包各種巨大工程。

這是怎樣一個顛倒、荒謬的世界啊……

怒吼吧！花岡



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罪惡 中國人可以寬恕，却不可遺忘！

您可知道：

1944年開始，日本擄綁了五萬個中國人到日本境內各事業廠礦，從事殘酷的奴隸勞動，至1945年日本戰敗，這些奴工有7000人被酷役、虐殺至死！

您可知道：

1945年6月30日，800名不堪虐役的中國奴工，在日本秋田縣花岡決然蜂起抗暴，不幸事敗，50名華工當場被殺，113名奴工慘死在拷問中。

這不是虛構的反日宣傳，而是真真實實的歷史！

人間雜誌社邀請了日本良心的、和平主義的劇作家石飛仁帶著他的報告劇團親自來台公演「怒吼吧，花岡！」，做台灣戲劇史上第一次「報告劇」的演出。不收門票，歡迎參加我們的演出。

●日間部份：演講會

主持：尉天驥教授
策劃：中華雜誌社
演講：石飛仁（日本劇作家）
為什麼揭發花岡事件
譚世麟（前29軍參謀主任）
首先抗戰的29路軍
繆奇虎（東吳大學教授）
抗戰在歐洲
蔡成源（台熊公司業務經理）
我的父親（蔡智堪先生）
如何審取「田中奏摺」

●晚間部份：報告劇公演

劇目：怒吼吧，花岡
策劃：人間雜誌社
製作：陳映真、高信綱
演出：石飛仁劇團
協助演出：人間世劇團
藝術指導：關振瀛
編導：石飛仁
副導演：陳慧如

時間：7月7日 下午2:00（日間）/ 下午7:00（晚間）

地點：台北市國軍英雄館

（台北市延平南路長沙街口）

七七抗戰紀念會

主辦：人間雜誌社·中華雜誌社